

把生死欲望打上时代烙印

——读张贤春长篇小说《双子座》

周天启

《双子座》是我读到的中国作协会员张贤春老师的第二部鼎力力作。联想读到他之前创作的小说《鸡往回刨》,《双子座》这篇小说创作风格大有不同,创作题材虽然都来自于乌江流域,但后者通篇倾向于乌江流域农民石德坊家族一脉的人生轨迹,选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本世纪二十年代,父辈、子辈、孙辈近百年生存状态的描写。

小说从第一人称——我——主人公石德坊的苦难生平讲述开始。他三岁时父亲挑运桐油时,遇上劫匪,死于非命,四岁时母亲不堪生活的重负,积劳成疾,撒手人寰,他和仅有的妹妹各自寄人篱下成了孤儿。年幼的兄妹俩分别被亲戚收养后,第二年的春天又传来消息,妹妹出烧麻子又离开了人世。出生便苦难深重,孤苦伶仃的主人公石德坊,就这样开启了自己千辛万苦的人生轨迹。

倾注生活细节不厌其烦的复杂叙事:小说以乌江县,青龙坝,石家寨石德坊的生平为主线,跨越百年时光,展现了农村家庭在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经济状况、子女教育、养老医疗、生老病死等方面的人生轨迹。作家通过对家长里短,重复的生活细节,不厌其烦地刻画,揭示了贫困状态下的家庭,人性仅存的温暖、善意和人性的自私、贪婪,交错为生活的主基调。

克制情感的语言风格:作家的语言朴实无华,甚至在文本中几乎少见修辞手法,但文笔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张力,却能够力透纸背。作家擅长通过对生活细节的白描,来营造生活的千辛万苦。让读者在平淡的叙事中感受到,不同的时代,不同的社会治理,小人物生活的艰难、生命的脆弱,在沉浮中没落。

淡定从容的各种死亡描写:作家对死亡现象的从容解读有其独到之处。生命是偶然的,死亡是必然的,不确定的。小说主人公石德坊在他三岁时双亲相继死去,一年后仅有的亲妹妹又离开人世,在主人公今后的孤苦、艰难的生活岁月里,他又耳闻目睹了,许许多多,亲疏不同人等的各种死亡事件。

作家对死亡的描写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与淡定,这在小说主人公对诸多死亡故事的讲述没有流露丝毫痛苦,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可以验证。该死的也死了,不该死的也死了,留给生者的是无可奈何,生活还得继续。其实死亡对逝者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最好的结果,对于生者一切烦恼却远未结束,有些尸骨未寒,亲戚之间便纷争四起便足以佐证,死则死矣!了则了。小说在32“尽孝”章节对死亡的描写中,颇有诡谲意味。小孩子躺在病床上给爸爸出的谜语:什么东西卖的人知道买的人也知道而用的人却不知道。

小孩子生前病床上的谜语成谜,接下来悲伤过度的养父、养母接二连三的意外死亡描写,让人不忍卒读。死亡是解脱也好,是痛苦也罢,作家毫不吝惜的死亡描写寓意,暗示读者死亡绝非痛苦、恐怖那

么简单。
《双子座》比起余华的《活着》对死亡描写背后的荒诞,似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小说中各种人物死亡现象的描写,看起来轻松、平淡,甚至冷峻不加任何修饰的直白叙事让人感动。这种冷静没有渲染的叙事,让读者感受到死亡愈加的沉重,每每读到这些冷静,没有悲伤的悲伤情节时,压抑得读者喘不过气来。

对苦难的独特诠释使人无法释怀:小说开篇的故事讲述,是最为精妙的:从我至今不清楚,本该是舅母的人,是如何变成生母的……

小说从我的父亲和本该是舅母的人,一对阴差阳错的苦命鸳鸯私奔,看似荒唐,实则意味苦难深重的故事就此展开。

作家笔下石德坊的人生历程,有着传统宗族文化的烙印;有着不容小觑偏强持



久的生命能量;主人公生后经历的诸多苦难,亲人们的亡故带给他的厄运,丝毫没有改变他在一次次变故中,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。

幼时便父母双亡的石德坊,他虽然无法改变时代波及自己的命运沉浮,但他能够从无到有,娶妻生子,辛勤劳作,终于为六个儿子置办下六列五通间的家业。和自己孤苦的身世比,石德坊虽然没有培养出什么光宗耀祖优秀的子女,但他却开枝散叶,人丁兴旺,把自己苦难沉重的人生,努力成了让人钦佩,多子多福的生活传奇。

然而,生活真的会如此吗?失去老伴的主人公石德坊晚年无家可归,勉强寄居在女儿家里茕茕孑立的凄凉窘境可见一斑。小说的故事情节描写鲜有夸张,作家用写实的手法,娓娓道来,原汁原味地把故事奉献给读者。

淡化时代背景聚焦生活轨迹:当动荡不安的时代波滔云诡时,当高歌猛进的时代昂扬奋进时,作家看见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渺小沉浮的身影,听到了历史车轮碾压

下发出的脆弱呻吟。作家力求在主人公及周遭人物日常生活的表象上挖掘内涵,读者不难看到书中人物在时代彰显出来的独特个性,或觉醒、或矛盾、或狡黠、或随遇而安,随波逐流。

作家对社会敏感问题的探索、把握可谓高明,只叙述生活现象,有意淡化时代背景,没有议论、没有旁白,可是当读者读到这些曾几何时,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时,记忆犹新,思前想后,已经是百感交集了。

比如作家在小说的17“任务”章节和19“永别”章节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,村干部为了能罚到款,对待绝育手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,还有村民在争取生男孩,繁衍生息的权利上所表现出来的“打野食”“男扎”“女扎”“绑扎”等狡黠应对。这种看似自私的荒诞行径,何尝不是凸显了人性在应对社会治理中表现出来的尊严与力量。

再比如38“回家”的章节里,叙述二姨姐住院各家亲戚垫付九万元医疗费时描写道:……钱像水一样流进她的账户,又像水一样流入沙子,迅速漏干。好在所用一千六百毫升血,因为国松无偿献血可以报销。

笔者以为作家要么不用修辞,一旦用上了修辞,能把人带到冰窟里。作家关于钱、水、献血的比喻,让绝大多数人会心有余悸,会惶恐不安。

小说对一些家长里短、斤斤计较、不厌其烦地反复描写,所寓意的社会问题,带来的复杂人性,值得有良知的一些人反思、值得一个成熟的社会反思。

小说的结尾,当挣扎了一生的石德坊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,走向陌生、走向困境、走向死亡的时候,身后传来的依然是家人,厮扯不清,一本生活糊涂账的争吵声音。生活就该如此?生活本该如此,这就是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。

《双子座》的语言魅力在于,作家以平淡口语化的表达方式,承载着沉重的生活苦难,用个体的微观叙事,淡化时代背景,在生死欲望的重复描写中叩问生活的意义。作家通过克制自己的情感,让读者在平静的叙述中感受震撼,在绝望的缝隙中看见生存下去的希望。

这是一本让人感觉到生死无常,生活沉重,却又不忍放弃阅读的书;这是一本把普通人生存卑微状态,抽丝剥茧般呈现给读者的书;这是一本在普通人的身上,可以看见时代烙印,发人深省的书。

中吕·满庭芳·有感《桃源邻居(2)》

银屏键敲,网联心妙,且暮相交。“白”纸黑字“留心照”,“新语”滔滔。
梵净雾、云烟漫绕,锦江波、诗舫轻操。书成了,传播更好,共与享清寥。

忆旧游·感怀《大好缘分》

忆乌江岸畔,百载簧门,锦水新涛。更感先生志,纵霜侵翠柏,笔墨荒郊。绛帐一秩春雨,“大语课”旗飘。建社启“新星”^①,墨香韵远,育秀培苗。
迢迢。续薪火,赠万卷图书,金石深交。叹缘分魂魄,任云烟聚散,自有天昭。亲撰“校铭”^②长在,沧海起文潮。沐梵净风清,黔山月朗辉碧霄。

【注】①指思南师范“1984级(1)(2)班”杨德准老师实施大语文课教学改革试点。②1985年思南师范成立“新星文学社”,会刊名《新星》,该社至今仍在。③指“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”。

西江月·读《铜仁幼专校铭》

杨德准先生为撰《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铭》,2014年12月7日接受任务,至2015年6月12日定稿。从初稿100句400字至二稿72句288字再三稿36句144字,三易其稿。严谨可见一斑。

百句精裁璞玉,三番细剪华章。“武陵”^①椽笔势苍茫,终定“桃源”^②梵响。墨海幽词见骨,文山淬炼紫肠。“校铭”求衡勿弃,字字春风荡漾。

【注】①“魏巍武陵”为校方改的起首句。②“桃源梵净”作者认为更具体、据实、不夸张。

双调·蟾宫曲读“三次讲座稿”

《大好缘分》收录杨德准先生在“新星文学社”的三次讲座稿:《精神与诗词》《文学与诗词》《不能没有诗》。读后记之感受。

从心字是食粮,巧手烹调,滋味深长。月下青莲,廿字拾愁,千古流芳^①。恐迟归、密密行行,慈母心、缝进衣裳^②。(吟诗作文)语贵平常,意重深藏,炼成文章。

诗于物界(似)尘微,难换针锥,不值铜枚。却在灵台,心海如辉,灿若星魁。纵智能、速算叠累,难替代、眸泪神垂。趁(青春年)岁逐追,成熟相随,心可方归。

【注】①意指李白《静夜思》二十字,通俗易懂,流传千古。②孟郊《游子吟》三十个字八个寻常词语,通过组合达到出神入化程度。

读张进国先生《随心集》

喜获《随心集》兼赠进国先生(古风)

新诗百年风雨过,古韵新声两相和。句短句长从心写,平仄自由不拘格。厚意如泉清可见,深境似云妙难说。莫道毫厘诗情老,敢将衷肠入吟哦。
一集七章六百首,锦江高颂心中歌。万山泼墨叠景色,玉屏走笔舞龙蛇。观光杂咏品真味,自述情怀照旧轍。读罢顿觉惊慨叹,应是人间映星河。



西江月·读张进国先生《随心集》

之《发自内心的赞歌》

夙志篇篇墨妙,襟怀字字燃烧。赤诚喷涌化春潮,领袖行冰驾到。
咏叹英雄永耀,讴歌盛世多娇。心随平仄起波涛,玉宇东风浩浩。

之《考察观光游记》

踏遍千峰仰啸,行吟万里风骚。南来北往入诗抄,卷里烟霞缥缈。
航母塘沽打造,洋货趣味新潮。轻轨过处起虹桥,心共海阔笑傲。

之《故乡抒怀》

城枕碧波浩渺,巷藏青瓦多娇。屏山晓望雾轻绕,笛韵穿云缭绕。
拾级南门远眺,观洪漫步听涛。诗心浸透故乡谣,字里韶光笼罩。

之《锦江抒情》

碧浪揉成素练,烟波浸透青霄。千行诗绕绕江涛,裁取云霞万道。
鹭影常牵吟袖,渔谣暗涌心潮。四十九咏见风骚,韵里春光正好。

之《万山情怀》

栈道雾中缥缈,矿坑天际雄豪。朱砂古镇换新袍,洞窟仙人吟啸。
千载采都遗韵,万山雪岭多娇。夜郎谷底浪奔涛,长卷诗情未了。

之《杂咏》

雾海九龙腾跃,松涛洞寨清寥。杭瑞高速驾云桥,白鹭洲前月皎。
笔底鏖锣喧闹,笺中战友重逢。夕阳丹青卷如潮,漫品诗魂不老。

〔越调·柳营曲〕读《随心集·自述情怀》

赤子心,誓言真,四十载风霜淬染魂^①。陋室书深,银婚情醇^②,德艺立乾坤。笑浮名、淡看烟云,守清贫、自抱竹痕^③。丹桑凝笔底,肝胆照诗文。勤,白发映丹忱。

【注】①指作者党龄40年。②《忆新婚》《咏银婚》诗所述。③万山区党委授作者“德艺双馨”匾。

读书笔记

简宜贵



让眼睛带你去远行

从冒烟的牢房里冲出去。你是一吨炸药。否则就来不及了。

这是王开岭散文集《精神明亮的人》——《远行笔记》中的一句话。

读到这一句时,我先是一惊,然后莞尔,接着是精神上的醍醐灌顶。

对这句话的理解,不可停留在原始的词句意义上,你应当读懂:文字背面所潜藏着的,精神上的——自我拯救这一层含义。

这就是作家的高明之处。这本集子中处处闪现着他独特的叙写:善于从日常的现象中,写出不一样的精神发现。

集子中这篇叫《远行笔记》的散文,作家试图在告诉我们这样的思考:每天,你

需要面对不一样的自己。你需要有新的视野,有新的“不一样”来填充心灵的空白。有新的发现的幸福满足感来替代那些陈旧的翻版,支撑你快活地活下去。

文中,作者还引用了法国诗人阿兰的一句话:“对于忧郁者,我只有一句话,向远处看。如果眼睛自由了,头脑便是自由的。”

眼睛自由了,头脑也就自由了。大师的话,无疑是一剂治疗郁闷和心灵自闭的良药。就像王开岭的理解——

陈旧的生活总是令人厌恶和恐惧,只有陌生才会激起生命的亢奋与颤栗。所以,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“在路上”的行者,他的梦想总是盲目而执拗地洒向远方……“出走”——可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“私奔”,一种对现时生存秩序和栖居方式的反抗或突围。一股再忍下去即要发狂的激情炙烤着你,敦促和央求着你——冲出去!

如果能够,请尽量走出你固定的生存空间,在时间与空间的位移中,去寻求这个世界带给你的快乐。世界之大,不应当用来禁锢自己,而是用来释放你心灵的陈旧,接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无限美好的东西。

如果不能,隔一段时间,你也要站在原地,让视线伸出窗外,长长地舒出一口气,看看高处飘动的云,看看低处流动的

水,看看山坡上随风而动的树们。来一次精神上的灵魂“出走”。

像累了需要一个凳子、一张沙发,渴了需要一杯清水一样,这是精神的必须。否则,当你心里的厌恶、恐惧、惊慌积压久了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,灼伤自己,也会旁及他人。

“远行”,是肉体上的需要,更是精神上的需要。你必须为你的人生留出“出走”的窗口,以便让自己能够“走出去”或者让窗外的风景“走进来”。就像当今非常流行的那句人生台词——生命,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它还有诗与远方。

露珠般闪烁的诗句,如此唯美

白露降临。从此“凉风至,寒蝉鸣”。夜里湿气加重,空气中的水分受冷而变成水珠,清晨起来就可以在屋外的草木上看见晶莹的露水了。古语曰:白者露之色,而气始寒也。关于白露过后景物的变化,唐代诗人杜甫曾在《南湖晚秋》中描述过——

八月白露降,湖中水方老。旦夕秋风多,衰荷半倾倒。

手攀青枫树,足踏黄芦草。惨淡老容颜,冷落秋怀抱。

有兄在淮楚,有弟在蜀道。万里何时来,烟波白浩浩。

容颜衰老,又落入冷秋怀抱,算是惨淡暮年了吧。再加之兄、弟都不在身边,他们远隔万里,他的眼前呈现的何止是颗颗露珠,而是浩浩烟波呀!在他眼里,白露是“变老”的开始?或许人老了喜欢热闹,害怕孤独吧?

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在变老的路上,还有白露点缀,还有残荷可以听雨,白露可以为霜,所以做好变老准备,尽情欣赏这晚秋之景,或许,也不失为人生的另一种境界?杜甫的另一首《白露》所呈现的诗景就明朗欢快多了——

白露团甘子,清晨散马蹄。圆开连石树,船渡入江溪。凭几看鱼乐,回鞭急鸟栖。渐秋实美,幽径恐多蹊。

这首诗中诗人流溢出来的完全是一种欣赏的意态:清晨白露在“甘子”上结了一团团,骑马过处,露水就在蹄边漫溢开来。这样的清晨,他看见的是圈中的“连石树”,看见的是“船渡入江溪”。还要依靠在几案旁看鱼儿戏水,骑马回家时抽马的响鞭惊得鸟儿纷纷飞回巢内。于是他渐渐感觉到了秋实之美,还思考着道路幽静,连接它的小路可能也很多吧。小路多,惊喜和秋实之美或许也多吧?

最早写白露的诗歌,应该是《诗经》中的《蒹葭》吧?这首诗意境很美,仿佛也带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惆怅。

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
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。
蒹葭萋萋,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,在水之湄。

溯洄从之,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坻。

蒹葭采采,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,在水之涣。

溯洄从之,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沚。

诗歌利用比兴和复唱的手法,将隔水而望,逆水而追,顺水而寻“在水一方”之“伊人”的过程写得很美。整首诗以蒹葭和白露起兴,以“追寻的道路艰难为过程,以无法抵达水的另一方而看见伊人梦幻的身影为结局,将距离之美和寻而不得的向往写得得意盎然。

蒹葭之“苍苍”“萋萋”“采采”,白露之“为霜”“未晞”“未已”呈现的是一种意境,也是主人公一次又一次逆流而上顺水而下追寻伊人的“时间状态”,和道阻“且长”“且跻”“且右”一样,体现的是主人公一次又一次追寻的过程。而宛在“水中中央”“水之涣”“水中坻”“水中沚”呈现的是寻而不得的惆怅,这惆怅之中又带有一种距离朦胧之美感,每一次的“宛在”,都是下一次追寻的起点。

或许,伊人也好,目标也罢,世间之物,得不到的,总是最美的吧?或许人生,最美的姿态不在于拥有,而在奋斗、追寻的过程中?

以白露入诗的还有魏晋曹植“始出严霜结,今来白露晞”中写对时间之慨叹,和役夫对家人的思念;唐代颜黎“悲秋将岁晚,繁露已成霜”“满庭添月色,拂水敛荷香”天寒时蓬门穿年的叹息;唐代孙颖“露含疏月净,光与晓烟浮”“著霜寒未结,凝叶滴还流”“比玉偏清洁,如珠讵可收”对这种秋景的喜悦……